

居民需求满足与社会预期

王俊秀

内容提要 社会预期是一个时期重要的社会心态。从居民需求满足程度可以了解社会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本研究从社会心态调查的一些指标,如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支持感、生活压力感、社会公平感等来了解社会预期与社会现实的一致程度。一般认为,人们外在目标的追求预期是幸福,但研究发现人们所体验到的却并不完全如此,社会的发展难以满足社会整体的预期,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个体的外在目标的预期也需要做出调整。通过对居民社会流动预期分析发现,居民向上社会流动的预期很高,这就形成一对矛盾,即有利的方面是,这是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动力因素;不利的方面是,过高的社会预期可能蕴藏着相对剥夺感上升的风险。

关键词 社会心态 社会流动 社会预期 相对剥夺

王俊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100732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7.01.011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提到要“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而要引导社会心理预期就必须了解什么是社会心理预期?当前的社会心理预期如何?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预期有怎样的差异?社会心理预期的目标是什么?在明白了这些基本问题后才能谈得上如何切实引导社会心理预期。

社会预期是一个时期重要的社会心态。当个体成员根据以往社会经验和自身愿望自觉不自觉地对于个人未来生活、社会将后发展做出一种主观判断,这种判断会影响个体成员的信念、情绪和行为抉择,这是个体的预期。而社会的预期是众多社会成员个体预期基础上产生的,但又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个体成员间相互影响,重大社会事件影响,重大社会政策调整,以及重要社会成员的影响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预期上可能存在相似和相异之处,而且,作为社会心态的社会预期是动态的。

如何把握社会预期是一个难题。经济学对于预期有很多研究,但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对于预期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项目批准号16ZDA231)阶段性成果。

研究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可能是社会预期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经济学里的社会心理预期只限于经济活动的心理和行为,关注的是与经济主体决策有关的不确定的经济变量的预测^[1]。1979年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提出预期理论,用以解释风险情境下的决策^[2]。但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社会预期包含的不仅是经济一个方面,应该包括生活的诸多方面,受许多因素影响,特别是人们如何判断自己将后社会地位的改变,也就是社会流动的预期。社会流动预期作为人们对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一个直观反应,当整个社会结构弹性良好,社会流动通道顺畅时,人们向上流动的期望就会提高,否则,当社会结构趋于刚性,社会流动渠道狭隘时,人们就会丧失向上流动的信心^[3]。本文希望从社会心态研究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人们的社会预期的特点。本问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心态调查(CASS-KDNET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6)^[4]。调查共收回问卷19543份,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5870份,问卷有效率为81.2%。其中男性8542人,占53.8%,女性7328人,占46.2%。年龄范围是18-70岁,平均年龄 26.9 ± 8.21 岁。

一、社会预期与社会现实

从居民需求满足程度可以了解社会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由于社会心态调查的一些指标如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支持感、生活压力感、社会公平感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预期与社会现实的一致程度。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从居民生活满意度分布看社会预期和社会现实

居民幸福感调查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即采用里克特7点量表计分,共6个题目,总分为42。统计结果显示,居民生活满意度得分接近正态分布(见图1),但有较大比例居民得分趋中,以及存在几个较为集中的得分点。样本平均得分为25.06,单题平均得分约为4.18,略高于选项4的中立水平,低于5的比较同意水平。从样本分布看,倾向于不满意的比例并不低,表示有相当的居民感到社会现实与其预期有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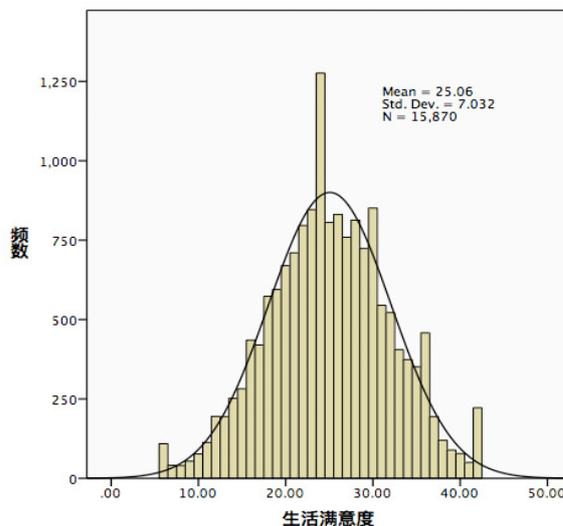


图1 生活满意度得分分布

2. 食品、个人信息和环境安全低于社会预期

社会安全感调查包括总体社会安全状况的感受、人身安全、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环境安全和劳动安全等,采用里克特7点量表计分,1为非常不安全,7为非常安全,4为中立。统计发现,被调查者总体上的社会安全状况平均得分为4.31,介于中立与比较安全水平之间。其它各项安全感得分见图2,平均得分高于中立水平4的有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劳动安全,分别得分4.64、4.53和4.19,低于比较安全水平;低于中立水

[1]王官诚、汤晖:《基于心理预期的个体经济行为分析》,〔北京〕《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

[2]李海军、徐富明、相鹏、孔诗晓、孟贞贞:《基于预期理论的参照依赖》,〔北京〕《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2期。

[3]吴炜:《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预期研究》,《南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数据获取时间是2016年8月1日到9月30日,通过凯迪数据研究中心研发的问卷调研APP“问卷宝”,向覆盖全国346个地级城市的约110万人在线样本库推送问卷,也包含用户分享问卷的方式发放的问卷。问卷收回后,利用测谎题、答题完成情况等对问卷进行筛选,剔除不合格问卷。

平,但得分接近4的有交通安全和医疗和药品安全;得分较低的介于中立和不太安全之间的有环境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和食品安全,其中食品安全得分最低;进一步分析食品安全状况发现,只有2.1%的人认为食品非常安全,6.2%的人认为安全,15.7%的人认为比较安全,三项相加只有24%,相反,认为非常不安全的人占11.8%,认为不安全的占15.1%,认为不太安全的占28.1%,三项相加得到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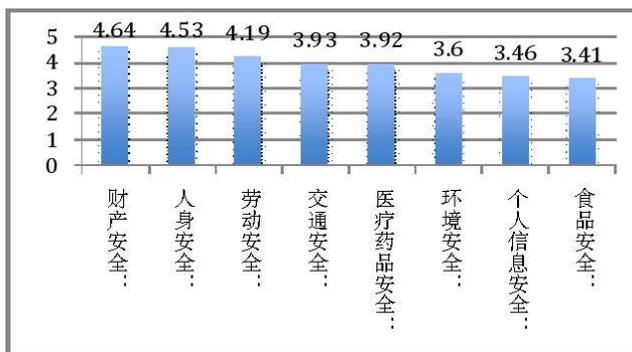


图2 安全感平均得分

同样地,认为环境非常安全的比例为2.4%,安全的比例为7.6%,比较安全的比例为18.4%,合计为28.45,相反,认为环境非常不安全的比例为9.1%,不安全的比例为13.7%,不太安全的比例为25.7%,三项合计为48.5%;认为个人信息非常安全的比例为3%,安全的比例为8.2%,比较安全的比例为16.8%,合计为28%,认为非常不安全的比例为14%,不安全的比例为13.4%,不太安全的比例为27.7%,合计为55.1%。可见,食品、个人信息隐私与环境安全与社会预期有较大差距。

3. 居民经济压力高于社会预期

本次调查了解了居民对生活主要压力源的评价,“就您个人生活来说,在以下方面的问题严重吗?”居民回答中问题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物价、自己或家庭收入排在生活压力的首位(见图3),平均分分别为4.45和4.15,介于中间和比较严重之间;其次是子女教育、医疗、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和交通问题,得分接近中等程度的4,即从3.95到3.97;再次是赡养老人、住房、自己或家人就业、工作或学业,平均分从3.75到3.9之间;排在后面的是人际关系问题,分别是婚姻和恋爱、家庭成员关系和邻里、同学、同事等社会关系,得分从3.28到3.52,介于不太严重到中间水平。也就是说经济压力高于社会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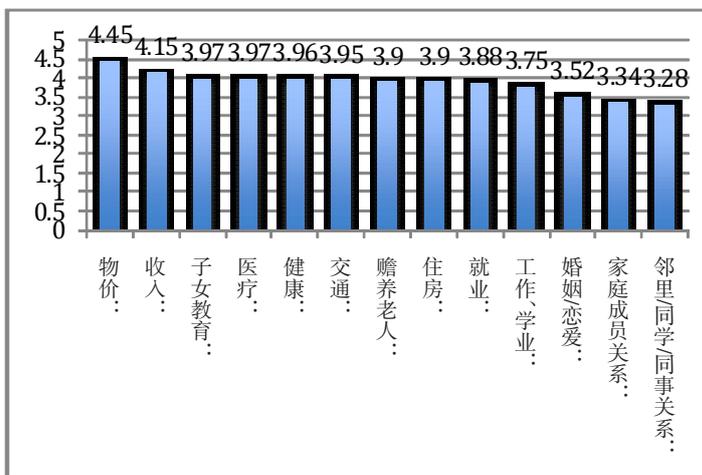


图3 生活压力感平均得分

4. 居民社会公平预期

图4为居民对社会公平感受的分布,当问到,“总的来说,您觉得当今的社会是否公平?”时,居民认为非常不公平的占5.5%,认为不公平的占10.2%,认为不太公平的占28.1%,认为比较公平的占21.8%,认为公平的占5.7%,认为非常公平的占1.4%,持中立态度的占21.8%,倾向于不公平的比例为43.8%,高于认为公平比例的34.3%,居民公平感预期高于社会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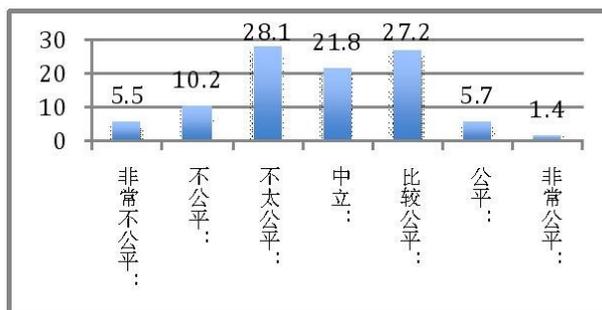


图4 社会公平感受

二、生活目标与社会预期

社会预期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它包含了社会成员对未来怀有的希望和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压力。社会的流动表现为各种形式,它包括最基本的生活改善:包括收入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如住房条件的改善,出行条件的改善,购房、购车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成为居民中国梦更具体的表达形式。此外,子女教育条件的改善,健康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医疗环境也是人们的美好预期。为了实现这些预期,人们完善自我,不断提高自我,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提高自己的技能,也通过流动来改变自己获取资源的条件,表现为居住的流动;也表现为未来社会资本的获取而流动,心理学研究的关系流动性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还表现在为改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也就是社会流动。

1. 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

自我决定理论把个人的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目标,是满足个体发展和成长需要的目标,表现在人格、认知、自我方面的提升;另一类是外部目标,是为获得外界肯定或社会赞许需要的,表现在财富、事业、权力与地位等的提升上^[1]。李原对社会心态数据的分析发现,内部目标的追求可以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增强积极情绪,降低消极情绪。而外部目标的追求主要增强享乐幸福感,但同时也提高了消极情绪体验,降低了积极情绪体验。这也说明,人们外在目标的追求本意和预期是幸福,但所体验到的结果却并不完全如此。

除了个体目标外,社会并非无序发展,不同的社会也会确立自己社会的发展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思想已成为全球社会治理的主流思想,幸福发展观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倡导的社会发展目标。应该说,社会目标与个人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社会发展是为社会成员谋福祉,但是,社会目标与个体目标之间并非同步和协调,很多时候社会无法满足个体的目标。有时候社会的发展难以满足社会整体的外在目标,只能是部分满足,而且随着个体目标的不断满足,实现外在目标的主观标准也可能在不断提升。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个体外在目标的预期也需要做出调整。

2. 流动性与社会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这个过程背景是城乡二元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出现了农村居民移入城镇,并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动,它包括居住流动和工作流动。外来人口、农民工这些不同时期出现的称谓代表的基本上是工作流动群体。无论是工作流动还是居住流动都属于一种社会流动的策略,就是通过流动来获得机会和社会资源。同时,无论是属于工作流动还是居住流动,都会带来一个社会心理问题,就是关系流动性。流动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原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消失或弱化,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获得新的社会资本,关系流动性就是对于这种关系建立和资本获取机会的评价。本次社会心态调查考查了居住流动性问题,调查了居民的搬迁频率、搬迁意愿等的状况,也调查了关系流动性。陈满琪^[2]的分析发现,关系流动性不受地区地理位置、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流动性程度和城市规模等宏观因素的影响,那些传统的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在关系流动性上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人口的流动中关系流动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个人发展机会才是更重要的社会预期。但是,陈满琪的分析还发现,体制因素、户口因素对于关系流动性的

[1]李原:《不同的目标追求对幸福感的影响》,参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陈满琪:《关系流动性对搬迁意愿的影响》,参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影响显著。但自东南沿海城市出现民工荒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特征已经改变,关系流动性正日益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3. 社会流动预期

经济学者^[1]对比了国外经济新常态概念所对应的经济快速增长后的较长时期的“大稳定”状态后指出,对当前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应该基于长周期的视角,提出迈上经济发展新台阶的美好愿景亟须正确的引领。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权威人士专访,他们认为:经济新常态下经济L型走势未来两年不会变。表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因此认为,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

由于经济走势必然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影响社会预期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不同经济走势下社会过程的形式可能是不同的,L型走势下社会过程将会如何演变?会如何带动社会预期和信心?社会学家从类型学把社会过程分为单线过程、多线过程、阶段函数、周期性过程、螺旋式过程和随机过程等^[2],不同的过程形式对应的社会转型不同。在经济L型走势、社会转型交织下,社会预期会有复杂的表现。如果经济L型走势下社会转型形式与社会预期一致性较高,社会风险也就相对较低;反之,如果经济L型走势下社会转型形式与社会预期不一致或差距较大,社会风险就升高。而在社会预期中社会流动预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本次调查了解了人们的社会流动预期,调查了居民对于社会阶层地位的评价和愿望。本次调查要求被查者在等级为1-10的阶梯上标出他自己所在的社会等级,分为五年前的等级、现在的等级、五年后的等级和自己下一代的等级。结果如图所示,居民回答的五年前等级平均为3.44,整体分布向等级更低的一端偏斜,分布不均衡,低等极端比例较高,主观社会阶层评价为1至5的共占85.2%,7至10合计为7.5%(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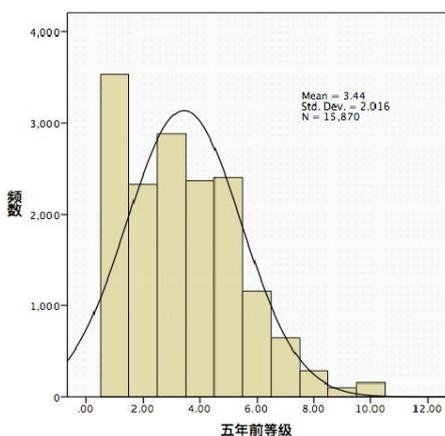


图5 五年前主观社会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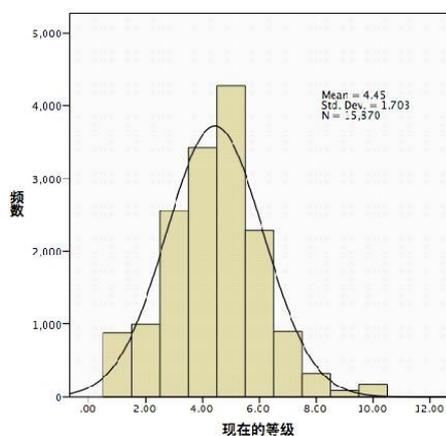


图6 现在主观社会阶层

图6表示的是居民对现在社会阶层的评价,总体的平均数为4.45,依然低于中间值,主观社会阶层评价在1至5的占76.3%,6至8的中间阶层分别占14.4%,5.7%和2%,最高的9和10分别占0.5%和1.1%,整体分布比较均衡,中间比例突出。

图7为居民预想的五年后的社会阶层,整体分表现为以总体平均数为5.89中轴的均衡正态分布,

[1]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北京]《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2]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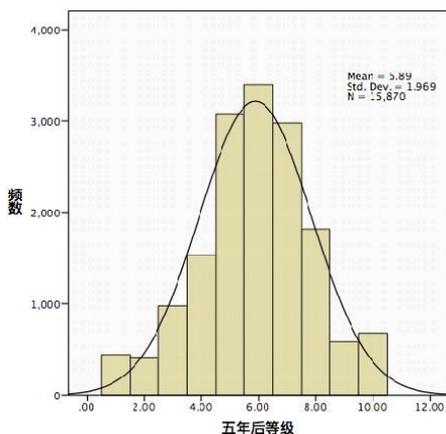


图7 预期五年后主观社会阶层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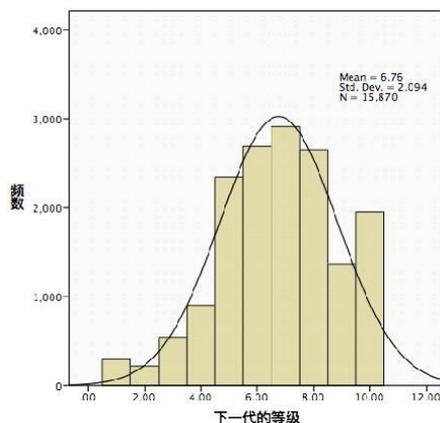


图8 预期下一代主观社会阶层分布

主观社会阶层评价1至5合计只占40.5%，等级为6至8的比例分别为21.4%、18.8%和11.4%，中间阶层所占比例达到了51.6%，最高的9和10分别为3.7%和4.3%，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阶层分布形态。

图8为被调查者对于自己下一代这一较为长远的主观社会阶层预期，总体平均数为6.76，主观阶层等级在1至5的只有27.1%，中阶层的6至8的比例分别为16.9%、18.4%和16.7%，合计为52%，而最高的9和10分别占8.6%和12.3%。

图9为居民对于五年前主观社会阶层、现在主观社会阶层的评价，以及预期的五年后社会阶层和自己下一代的主观社会阶层的平均数变化，可以看到增长幅度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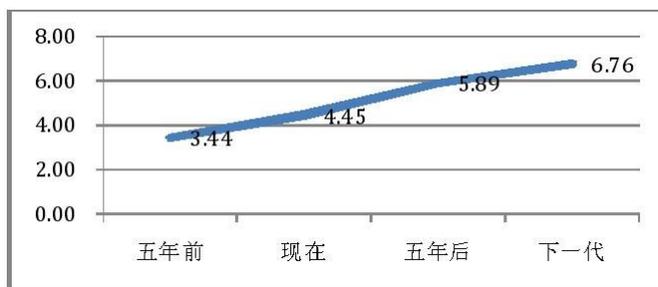


图9 主观社会阶层评价和预期

三、社会流动预期的启示和社会政策意义

从以上对于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分析看，居民向上社会流动的预期很高。一方面说明，经历了长期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居民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这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动力因素是有利的方面。但另一方面，过高的社会预期也可能蕴藏着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快速城镇化、空间快速扩张，产品快速生产、财富快速积累，财富分配快速极化，人们已经适应了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随着经济L型走势的持续，人们可能并没有适应由快到慢的这一过程，社会预期依然很高。一旦人们感到生活的改善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与自己的预期差距太大时就可能会产生挫折感，甚至相对剥夺感。虽然本次调查发现居民的社会剥夺感并不突出^[1]，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需要格外关注。朗斯曼(Runciman)在1966年提出“相对剥夺”概念时指出，“相对剥夺的大小是指期望状况与期望者的东西相差距的程度……相对剥夺的程度与其被感受的程度息息相关”^[2]。什托姆普卡进一步解释说，相对剥夺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格尔(Gurr)的表述更为准确，相对剥夺表现为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

[1]赵德雷：《社会比较倾向与公平感的状况分析》，收入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被意识到的差距,也就是人们意识到的其应得的物质和生活条件,与在社会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实际能获得或维持的物质或生活条件之间的差距。格尔提出了三种社会发展形式可能导致的严重相对剥夺等:一种是愿望剥夺,也就是社会发展保持稳定和持续,但人们的愿望提升了;第二种是递减剥夺,这种情况的社会发展形式也是稳定和持续的,但现实生活可以达到的标准却急剧下降了;第三种情况是渐进剥夺,就是持续增长的社会发展形态和不断上升的愿望不再同步而突然改变,社会发展的上升不能满足愿望的上升。

那么,经济新常态下,较长时期的L型走势会带来何种社会发展和转型形式?这种形式与持续上升的社会预期之间是否会产生突然的分叉,也就是产生渐进剥夺?经济L型走势下是否会出现长期稳定、平缓的发展形式?这种持续的发展形式是否会因人们社会预期的升高而产生愿望剥夺,或者是否会因为类似于房价的变动因素,造成人们生活水平下降而出现递减剥夺?无论哪种相对剥夺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都是不可小视的。似乎避免相对剥夺出现的出路就是在经济新常态下,长期L型走势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确保居民生活水平维持适度提高,同时要引导社会预期不过度上升。基于这样的考虑,以本次调查的社会心态提出几点政策建议如下。

1. 未来经济结构调整要重点解决居民最为关注的、影响社会心态的突出问题

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并未出现好转的势头,远低于大众的预期,这些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社会治理中要重点解决居民最为关注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以及由个人信息隐私不安全带来的人身财产不安全问题。

2.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尽最大力量减轻民众经济压力

调查中居民认为生活压力中最大的方面主要来自经济方面,包括物价、家庭收入等。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在稳定物价和居民收入提高上,不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影响居民收入,要使居民收入逐步提高。要采取有效策略抑制房价上涨,保持生活必需品的物价稳定。

3. 通过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建设社会支持网络来促进社会的和谐

从调查的结果看,目前居民社会公平感并不高,也就是说居民对于社会公平有更高预期。研究显示,决定人们整体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的是人们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大小^[1]。虽然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并不强,但要警惕居民相对剥夺感的上升。政府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支持网络。高文珺^[2]的研究也发现中间阶层认同、权力平等价值、计划未来价值、强社会支持感和高社会公平感可以促进积极应对,减少消极应对。因此,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和建设社会支持网络可以起到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4. 提高居民安全感有助于增加社会信任,职业公信力是重建社会信任的关键

高学德^[3]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安全感越高,对交往对象也越信任,同样,安全感越高的人越信任不同的职业群体。因此,在以风险和不确定性为特点的现代社会,降低社会的不安全感是社会治理和社会改善的重中之重,它有助于社会信任和社会稳定。

此外,本次社会信任的调查还发现^[4],公平感是关系信任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越是感受到这个社

[1]赵德雷:《社会比较倾向与公平感的状况分析》,参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高文珺:《社会心态与社会问题应对策略分析》,参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4]高学德:《2016我国社会信任调查报告》,参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会是公平的,就越信任不同职业的群体。此外,安全感的高低与对政府官员、警察、法官、政府办事人员、专家、教师、律师、医生等职业群体信任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与农民工、神职人员、宗教信徒等群体的信任度的关系则很小。因此,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和分配机制至关重要。具体地说,要规范公职人员行为,优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提升政府官员、警察、法官、政府办事人员等公职人员法规意识和道德水平,逐步建立公职人员的公信力,这是重建社会信任机制的关键。提高教师、律师、医生等与居民密切相关的职业群体的职业精神,使他们成为支持社会信任体系的中坚力量,使民众能更多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逐步建立公平公正信念,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念。

5. 切实了解社会预期,真正落实中央“引导社会预期”的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要求各级政府切实了解群众主要的社会预期表现。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一些重要的社会预期,较大比例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不高,影响民众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需要深入研究。关注社会预期走向,警惕过高社会预期,避免社会预期与社会现实落差太大而产生挫折,引发悲观、消极社会行为。

6. 疏通社会流动渠道,保障人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向上流动是每个人的期望,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上升、家庭生活环境改善、子女未来发展、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的个人发展空间、优良的医疗条件,这些都是人们对于社会流动的期望,要把理顺社会流动渠道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要避免出台各种限制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的不平等政策,让努力奋斗民众的合理社会流动预期能够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方心清]

Residents' Need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Expectation

Wang Junxiu

Abstract: Social expectation is a key factor of social mentality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gap between social expectation and reality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general public's needs. This study employs indicators of social mentality, such as the life satisfaction, security, social support, life stress and social fairness, to measur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societal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Though people's external goals are generally expected to be happy,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people don't always have the anticipated experience --- social development can't meet everyone's expectation. Hence,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 individuals are often required to adjust their expect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residents are eager to move vertically in terms of social hierarchy, which brings about a contradiction. One is the driving factor for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a high social expectation may lead to the risk of deprivation.

Keywords: social mentality; social mobility; social expect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